



这本书里，有我和侯卫东的影子！

巴州往事

长篇小说
2
预备干部

小桥老树 / 著





巴州往事

长篇小说
2
预备干部

小桥老树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州往事. 2. 预备干部 / 小桥老树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2
ISBN 978-7-5502-9247-5

I. ①巴…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6239号

巴州往事2: 预备干部

作 者: 小桥老树

总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张 萌

封面设计: 小_何工作室

版式设计: 胡玉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00千字 690毫米×980毫米 1/16 28.5印张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247-5

定价: 4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3670231

目 录

01 弃我去者，不可留 / 001

烈日下，王桥感觉身体发冷，总有一些阴风从黑暗角落吹过来。

白楼方向又响起男女说话声，里面还有吴重斌的声音。此刻王桥谁都不想见，他用力地搓了搓脸颊，暗道：“心意已至，大丈夫何患无妻。”他迈开脚步，顶着烈日走出红旗厂，再也没有回头。

02 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 / 030

赵波喷着茅台酒气，道：“我就是看姓秦的不顺眼，他们家肯定是生意人，憋着一肚子坏水，我有义务向袍哥提醒。作为传统袍哥的崇拜者，讲究的就是个义气，有话不说憋在肚子里生儿子吗？”他又拍着胸脯道，“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

03 关键就几步，一步入正轨 / 058

杨璉道：“既然想进政府机关，山大确实是一个好台阶。我建议可以考虑在学校入党，还要加入学生会组织，这两样对将来的分

配极有好处。人这一生最关键其实就是几步，读大学算是一步，大学分配算是另一步，这两步走好了，人生大体上就步入正轨，这两步没有走好，将来必然会遇到坎坷。”

04 有人有本事，还要有官方支持 / 085

雷成的介绍简明扼要，王桥马上领悟到大学学生会的重要性：一是要有官方支持，否则啥事都做不成，学生会的官方代表就是老师；二是自身要有本事，提拔提拔，领导要提，自己要能爬；三是要能团结一帮人为我所用，否则当一个光杆司令没有用处。

05 货比货得丢，人比人得死 / 111

此语明显触动了王晓，她想起了曾经意气风发的丈夫，涌上一丝淡淡酸楚。她调整心态，将不应该在这个场合出现的情绪压在心底，道：“我赞成李支队这句话，平平安安才是福。为了平安，我们喝一杯。”

06 眼里能见事，还要会来事 / 145

五人进了办公室，王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热水器电源，第二件事是帮着黄永贵倒残茶，第三件事是拿了四个纸杯子摆在桌上。王桥开玩笑道：“我们四人加班，得喝点黄老师的好茶叶，算是犒劳。”黄永贵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几个学生干部，见王桥眼里能见事，进门就主动服务，暗自称赞。

07 走了张屠户，照吃带毛猪 / 171

王桥的火气腾就涌了上来，道：“老段提工资和承包厨房都是可以商量的事情，可是他们用这种方法，我不接受。我这一辈子最

讨厌受威胁，今天妥协，明天他又提新要求，最终我们还是得和老段翻脸，与其这样，还不如快刀斩乱麻，让他走路。”

08 残酷竞争有好多种 / 199

吴湘用平静的口气叙述道：“我留校的事情黄了。有人写检举信到学校，校组织部、纪委、学工部、校办都有收到，检举信说我与同学关系恶劣，考试抄袭，还谈恋爱，最卑鄙的是举报信里还说我做过人工流产。”她语气平静，但是平静的语气中掩藏着深深的恨意。

09 拳头能解决的，就不是问题 / 224

看着两人纯真的笑脸，王桥暗道：“以前办事简单，凭拳头和实力说话，痛快淋漓。读大学一年，怎么开始变得爱算计。凡事考虑过来考虑过去，不耿直了。”又想到，“人总要适应社会，拳头是解决问题的拙劣级方式，劳心者才能治人。不管以后是从政还是搞实业，动脑筋都比动拳脚重要。”

10 沉得住气才叫大气 / 249

黄永贵心道：“王桥沉得住气，半句都没有提起学生会副主席的事情，情绪也很正常。他的成熟度已经超过了他的年龄，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在王桥一只脚跨到门口时，他才说了一句：“党校马上要开课了，你要参加这期的党校培训。”

11 要当刀俎，又要当鱼肉 / 275

“人与人讲究缘分，我和陈刚就是属于那种不投缘的，总是尿不到一壶。我是学生，他是辅导员，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我的命

运受到他的直接影响，隔了一层玻璃对我不利，我必须主动想办法解决这问题，不能消极对待。”每次想起这个问题，王桥都感到头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种感觉很不好。

12 人生不称意，散发寻扁舟 / 304

在足球场另一边停着一辆山南牌照的豪华小车，身高接近一米八的中年壮汉子李青明站在车尾抽烟，道：“可以走了吗？”吕一帆望着大巴车队方向，寻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眼中全是不舍。“走吧，随时可以回学校。杨总还在等着我们，他是大客户，我们别失礼。”李青明催促了一句。

13 关系硬，就几句话的事 / 334

但是人总是自私的，涉及女儿前途命运时，陈明秀毫不犹豫支持丈夫的行为。以前在厂里当中层干部时，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几句话就能将女儿弄到省级大机关。当然，他们心里也明白，“几句话”是靠着实力来支撑，没有实力，几百句话都是屁话。

14 组织部的干部，嘴里要有把锁 / 364

阳和垃圾场是个火药桶，已经“炸”得城管委一正一副两个主任住进了医院，把王桥安排到城管委任副主任给了巴州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丁原很大的面子，同时又将一个烂摊子丢给刚参加工作的王桥。牛清扬同意了这个方案，叮嘱道：“这事涉及上级领导，出了这个门就不能说，组工干部嘴里要有把锁。”

15 基层干部：能喝不喝，不耿直 / 392

乐彬喝酒以后话就多了起来，唠叨道：“在城管委工作，每天面对最基层的老百姓，处理的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必须要得到各方人士的帮助，从这个角度说，会喝酒在工作中有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认为能喝不喝的人是不耿直，不能喝总是喝醉的人是没有节制。小王主任，我们再来碰一杯。”

16 尽责：没有用，但还必须做 / 420

乐彬道：“我知道做思想工作对某些人不一定有用，但是还必须做，这是尽责。你到了现场不能表态，只能劝解。有两件事情要特别注意，一是搬迁。县政府已经画了红线，按规定拆了五百米。不可能再搬了，搬了五百零一米，五百零二米又要闹，永无止境。在这点上不能有任何让步，否则就是老鼠钻风箱，两头不讨好，领导会怪你，村民也会认为你有利可图。”

01 弃我去者，不可留

1995年7月29日，山南省巴州市，巴州一中。

巴州一中是巴州市较好的高中，高考升学率不是太高，但也不算太低。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苦读十二年，将止步于大学门前。

在复读班办公室楼外，多数同学领取高考成绩单后都呆若木鸡，陷入痛苦、悔恨、悲伤、绝望等复杂情绪中不能自拔。

王桥将高考成绩单小心翼翼地放进衣袋，压抑着内心狂喜，想安慰身边失魂落魄的吴重斌，话至嘴边又觉得语言对于落榜者来说实在是苍白无力。

吴重斌捶胸顿足地说道：“随便多做对一道题，我就上线了，一分，只差一分。”他狠狠一拳打在香樟树上，手背和手指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粗壮的香樟树难以体验落榜生的痛苦，岿然不动，象征性地落下两三片树叶。

蔡钳工慢悠悠地从办公室出来，走到王桥和吴重斌身边，愁眉苦脸道：“复读一年比去年分数还低，差四十五分上线，回去怎样向老头子交代？袍哥进校数学只考九分，没有谁看好你，这次居然能上重点线，还和晏琳谈了一场恋爱，老天真不长眼，把所有好处都给了袍哥。”

吴重斌和蔡钳工、田峰、晏琳、刘沪都来自红旗厂，红旗厂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三线企业，老职工们最喜欢相互比较谁家孩子考上什么大学，无形之中形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蔡钳工差四十五分上线，只能痛快地承认

失败，反而少了些痛苦。“只差一分”如凶狠的短尾鳄狠命咬着吴重斌的五脏六腑，他内心如火焚烧，猛然间又一拳狠狠地打在香樟树上，在香樟树上留下一片血迹。

王桥用力挽住吴重斌的胳膊，道：“只差一分，可以考虑走委培或者自费，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时候。”

吴重斌痛苦道：“复读一年，只能走委培，会被厂里笑话。”

王桥道：“你走你的路，何必在意其他人的看法。”

从寝室方向传来“轰”的一声闷响，尖叫声如火箭一般腾空而起。办公楼前的人群短暂沉默以后，如海浪一般朝寝室方向涌去。最前面的一个女生脸色苍白地冲出人群，扶着墙大口呕吐。

王桥挤到人群中心，再次看到相似的一幕：一名身材单薄的男生横躺于地，头颅严重变形，地面上流着一摊红白相间如豆腐样的东西。他手里还捏着一张高考成绩通知书，通知书在风中不停摇晃，清晰地发出“噗噗”之声。

跳楼者是毕业于巴州一中的理科班班长傅远方，成绩优秀的他去年高考发挥失常，差五分上线。复读时长期是班上第一名，临到考试时突发高烧，这一次差十分上线。

傅远方平时沉默寡言，谁都没有想到他会采取如此极端的行為。

吴重斌被惨烈的现场惊得目瞪口呆，如中定身法一般浑身不能动弹。围观同学们都和吴重斌一样，短暂地失去了思维能力，没有人到办公室报信。

王桥最先回过神来，挤出人群，一溜小跑赶到办公楼，上楼后，猛地推开复读班负责人刘忠的办公室，道：“傅远方跳楼了！”

刘忠反复追问两次，得到明确答复以后，冷汗唰地滚落下来，抬脚往外跑，跑到门口时，一只皮鞋从脚上掉了下来，他浑然不觉，依旧朝着教室方向跑去。

另一位老师也要奔出去，被王桥叫住：“赵老师，赶紧打110和120。”赵老师这才如梦方醒，手忙脚乱地打电话。

王桥回到跳楼现场时，傅远方的遗体已经被旧床单遮住，刘忠一动不

动地站在床单前，几缕头发被风吹得直立起来，刹那间仿佛老了十岁。

吴重斌一直在现场，神情复杂地看着白得刺眼的床单。其女友刘沪根本不敢靠近现场，站在篮球场边的树林旁，遥望着出事的这边。

王桥见吴重斌脸色苍白，两眼发直，情绪极度低沉，怕再出意外，挽着其肩膀安慰道：“活人不会被尿憋死，条条大路都通北京，高考失利就跳楼太不值得了。”他将挂在胸前的铁钉项链拉出来，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戴这根铁钉做成的项链吗？”

来自于山南第一看守所 209 室的铁钉被打制成项链以后，天天戴在王桥胸前，已被磨得光滑。吴重斌知道此物来历后，再加上刚经历的悲惨一幕，胸襟突然间开阔了，咬牙切齿道：“我就不信吴重斌在这个社会上会没有一席之地，就算去读委培，成绩肯定不会比其他同学差。”

王桥见吴重斌顺过气来，鼓励道：“凭着咱们几兄弟的聪明才智，在什么地方不能立足。”

远处传来警笛阵阵呼啸声，以及救护车“哎哟、哎哟”的叫声。警察、医生到来后，傅远方的遗体被迅速运走，警察勘查现场后开始找目击者做笔录。

吴重斌脸上稍稍恢复了血色，道：“袍哥，我去找刘沪，等一会儿我们就回厂，有事电话联系我。”他又骂了一句，“他妈的高考，把人整得不死也脱层皮，不管是委培还是自费，今年必须要走了。”

王桥很想问一问晏琳的情况，鉴于吴重斌这个状况，男女私情不好问出口。

数学老师詹圆规背着双手在学校内散步，从教二十来年，他经历过无数次高考，见惯了大喜大悲的场景，唯独今年最为惨烈，居然有落榜学生当场跳楼，血溅校园。等到公安车、急救车相继离开，他心绪不宁地在校园转圈，见文科班“九分”走过来，主动招呼道：“王桥，考得不错。”

王桥对言语尖刻的詹圆规没有太多好感，但出于礼貌还是停下脚步，道：“还行吧。”

詹圆规感慨道：“没有想到，傅远方会跳楼自杀，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社会上没有读大学的成功人士多得很，何必非要挤这座独木桥。”他平常挺清高，受到跳楼学生刺激，产生了强烈的倾诉欲望，道：“王桥，你还真不错，第一次数学考九分，谁都没有想到高考成绩超了重点线十五分，这是一个奇迹啊！我在巴州一中教书数十年，第一次遇到你这种情况。”

王桥心里藏着事，不愿意与詹圆规啰唆，应付几句便离开复读班。

詹圆规背着双手，望着王桥的背影频频点头，自言自语道：“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

离开复读班，王桥心情渐渐平静，总觉得有件事情没做，心里空空落落。他知道自己确实没有放下晏琳，还在想着她，牵挂着她，心道：“既然还在想，何必硬憋着，等几天一定要去询问晏琳的消息。”

柳溪镇三道弯王家，父亲王永德和母亲杜宗芬拿着高考成绩单，欣喜异常。王永德独自拿着成绩单，关在房间里，一字一顿地将王桥的成绩单念了一遍。先用昌东话，再用普通话。

8月5日早上，王桥拨通吴重斌家中电话，寒暄几句后，直截了当询问晏琳的情况。

“晏琳回厂了，超专科线三分。她爸现在当了副厂长，负责新厂建设，大权在握，有权路子就宽，估计要走部属学校的本科委培。”落榜的吴重斌意外地没有受到父母责怪，在家里“舔”了几天伤口，逐渐能够正视落榜的残酷现实。

得知晏琳高考上线，没有因为复读班发生的波折而再次落榜，王桥稍稍安心，道：“你和她谈到我没有？”

吴重斌道：“谈了。她知道你超了重点线挺高兴。我问了你们俩的事情，她闭口不谈。”

王桥似被一盆凉水从头泼到脚，心寒得很。

吴重斌见证了王桥和晏琳恋爱的全过程，理解王桥的感受，道：“晏叔是第一批搬到山南新厂的，这几天就要搬家。我们家排在第二批搬，如果你考上山大，我们可以在山南见面。”

“晏琳搬家的准确时间？”

“我也不太清楚，应该就在这几天。”吴重斌担心王桥来会与晏家发生冲突，委婉道，“你要过来吗？如果过来，先到我家里来。”

王桥心道：“晏琳是爱情理想主义者，她不能容忍我心中有另一个女人，我找到她又能怎样，死皮赖脸地说自己已经将吕琪彻底忘记，既然她能轻言放弃，我何必作小女人态。”内心深处另一个声音道：“必须见一面，有话当面说清楚，不能重蹈吕琪的覆辙，走出看守所没有能与吕琪见面，到今天都深以为憾。”

吴重斌没有听到回答，又道：“我这一段时间哪里都不去，就在家里待着。”

“我没有想好，如果要来再给你打电话。”

挂断电话以后，王桥思考了十分钟，决定立刻到红旗厂去，不管见面之后事情如何发展，两人之事总得有个了断。

王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柳河场镇，坐上除了喇叭不响其他地方都在响的旧中巴前往昌东县城。中巴车车顶上挂放着上百只鸭子，一路呱呱乱叫，鸭屎随着车窗往下流。车内乘客只得将车窗关闭，车内温度高得像火炉。在乘客们一路的咒骂声中，客车颠簸着来到县城。王桥下车时，浑身水淋淋如同刚从河里爬起来。

坐上前往巴州的客车，车上总算没有散发异味的鸡鸭鱼兔等家禽家畜。客车开动，凉风袭来，王桥身上的汗水迅速散发，衣服上出现一圈一圈的汗渍。

到了巴州，转车前往红旗厂，下午两点左右到达目的地。客车开过书写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青砖柱子，进入了红旗厂厂区。

寒假时，王桥与晏琳在厂区度过了浪漫的几天，时间虽短，其间的温馨甜蜜却格外让人留恋。此时高考结束，各自境遇不同，曾经团结向上的小团体分崩离析，很难再聚到一起。

一路回想着复读班往事，王桥来到晏琳所住白楼下方的副食店。副食店门前凌乱地摆放着许多家具，还停着几辆东风牌货车。十几个穿着工装的年轻人在一个胖子指挥下将家具装车，还有许多年轻人陆续从白楼方向

将家具搬过来。

王桥心里咯噔一下，暗道：“难道晏琳今天正在搬家？”他观察一会儿，没有见到晏家人，心稍安。他拐进副食店，要了一瓶冰冻矿泉水，一口气喝了半瓶，勉强将渴得冒烟的喉咙安抚住，询问站在门口观看搬家的服务员：“怎么，这么快就要搬家？”

红旗厂人多，纵然是老员工也难以认识所有人，服务员只以为眼前人是新分来的职工，道：“这是搬到山南工业园的先锋部队，你们车间什么时候搬？”

王桥没有回答，而是发自内心地感慨：“建设了几十年才形成现在的规模，搬走怪可惜！”

服务员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谁都愿意生活在大城市，厂里人在山沟里奉献了青春再献子孙，也应该享受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了。你这么年轻，更不用恋旧，到了山南，耍朋友的选择空间都要大得多。”

从白楼方向又陆续下来一批人，有男有女，拎着包，提着口袋，边走边说说笑笑，晏定康、陈明秀和晏琳等人出现在人群里面。晏琳身穿牛仔短裤，脚穿运动鞋，衬得一双长腿格外修长，她原本正在和同伴说笑，看到王桥从副食店走出，笑容顿时凝固在脸上。

晏定康和陈明秀对视一眼，陈明秀将手里的包递给丈夫，低声道：“你别冲动，我去说。”她上前几步，与王桥面对面站着，温言道：“小王，你来了，这次考得如何？”

王桥暗想：“晏琳和吴重斌见过面，晏琳肯定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她没有将自己的情况告诉父母，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是陈阿姨故意装作不知道自己的成绩，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是好事。”

“陈阿姨，我这次考得还行，超过重点线十五分。”

陈明秀吃惊得合不拢嘴巴，下意识看了女儿一眼，道：“上了重点线，真棒，你报考哪一所学校？”

“我报考山南大学。”王桥看到陈明秀吃惊的表情，知道晏琳没有将自己的成绩告诉家里人。

陈明秀在巴州医院照顾过受伤的王桥，在对待准女婿的问题上，母亲的眼光与父亲的眼光完全不同，晏定康坚决反对女儿与王桥谈恋爱，她却颇为喜欢这位勇敢的青年男子，敢为女儿挡子弹的男人重情重义，未尝不能与女儿在一起，唯一不足之处是王桥是复读班学生，前途未卜。此时得知王桥至少能读个重点本科，前途顿时光明起来。在她眼里，王桥变成了难得佳婿。

陈明秀道：“你这个分数肯定能进山大，山大是全省最高学府，你进入学校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学点本事。”说完，瞥了女儿和丈夫一眼。她这一眼有着深层次的意思：在年初，晏定康曾经承诺过如果王桥能考上大学，则晏家欢迎他，现在王桥肯定能考上大学，她眼光中包含着对当初的承诺是否还算数的询问。

晏琳低着头，回避着王桥和母亲的眼光。

陈明秀最了解女儿心思，不顾丈夫目光示意，道：“你和晏琳说句话吧。”

晏定康眼光不停地在女儿和王桥之间来回移动，在暑假期间得知女儿与王桥分手时，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落地。此时见王桥孤身前往厂区，格外担心女儿会改变主意，再次与王桥谈恋爱。听到妻子最后这句话，他热血上涌，恨不得上去卡住妻子的脖子，免得她再说什么坏事的话，心里暗骂：“这个傻婆娘，真是多嘴，若是晏琳与他再好，我跟你陈明秀没完。”

王桥径直走到晏琳身边，道：“我知道你有心结，需不需要我的解释？”

晏琳摇了摇头。她是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对待爱情更甚，还有些轻微的强迫症，越想忘记的事情越要想起。在这段时间里，她陷入了深深的思念与强烈痛苦的反复折磨中，每次想念王桥时，脑中就要回想起他在梦中呼唤“吕琪”的声音。

第一辆卡车周围有十来个工人在忙碌着，那个组长模样的胖子走到晏定康身边，笑容可掬地问：“晏厂长，车装好了，我们是陆续发车，还是一起走？”

晏定康原本打定主意是所有搬家的车辆一起走，由于王桥的到来，他

改变了主意，道：“用不着一起走，装一辆，走一辆。我先行一步，你在后面组织装车，一定要细心点。”

胖子快活地说：“晏厂长放心，家具要是少了块皮，我负荆请罪。”

晏定康大声道：“你可是山大毕业的高才生，做最低级的排列组合应该没有问题，我绝对相信你。”他提高声音说这一句，旨在告诉王桥山大毕业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得在自己手下工作。

晏定康是副厂长，又是新厂建设的实际负责人，配有专车，用不着挤在货车驾驶室里，他朝着女儿喊了一句：“晏琳，上车。”

胖子对着树荫高声道：“杨师傅，晏厂长要走了。”

从阴凉处奔出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开动停在树荫下的小车。晏定康带着妻女大步流星朝着小车走去。

自始至终，晏琳都没有与王桥交谈过。

小车开动以后，坐在后排的晏琳情绪突然激动起来，猛然转过身，趴在汽车后窗，一动不动地瞧着王桥。看着熟悉的身影渐渐变模糊，她泪如泉涌，泪珠顺着脸颊往下流。王桥的身影越来越小，直至看不见。晏琳咬着嘴唇，双手用力地握在一起，指关节发白，始终没有哭出声来。

当王桥的身影终于消失，晏琳下意识去拉车门。陈明秀一直守着女儿，见女儿拉开了车门，急忙死死抱住她，道：“晏琳，你是不是想回去？要回去，我们就回去。”她一边说，一边用力关上车门。

晏琳将头伏在母亲怀里，哽咽着道：“不，我们走。”

陈明秀不明白女儿为什么好端端地要和王桥分手，而且从王桥的神情来看，肯定是女儿主动分手。她紧紧搂着女儿，自我安慰道：“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要女儿愿意，就随她去。”

司机老杨通过后视镜，见一对母女神神叨叨，暗自奇怪，他是小车班的老人儿，深知祸从口出的老道理，一路保持缄默。

从女儿的表现来看，应该不会与王桥再谈恋爱，晏定康脸皮虽然绷得很紧，心情却着实轻松，几乎就要哼起歌来。王桥将流氓刘建厂打倒时，全身染满鲜血，凶神恶煞，这个形象给了晏定康太深的刺激。晏定康实在

不愿意将女儿嫁给如此凶悍之人，就算王桥考上山南大学，他也不愿意。这是一位疼爱女儿的父亲的真实心思。

小车远走，王桥如表演行为艺术的雕塑一般在副食店门口站立着。

炎热天气，让现场所有人都汗水如注，几辆车走远以后，搬家的青工们从副食店买来从冰柜里取出的冷西瓜，用杀瓜刀砍成大块，大口大口吃着，清凉西瓜下肚，将暑热带走大半。

烈日下，王桥感觉身体发冷，总有一些阴风从黑暗角落吹过来。

白楼方向又响起男女说话声，里面还有吴重斌的声音。此刻王桥谁都不想见，他用力地搓了搓脸颊，暗道：“心意已至，大丈夫何患无妻。”他迈开脚步，顶着烈日走出红旗厂，再也没有回头。

这次与晏琳匆匆相见，没有来得及说出心里话，但是对于王桥来说已经足够了，没有了遗憾。

放下所有重负，他将在痛苦中得到新生。

8月12日，昌东县柳溪镇三道弯小学校。

王永德在三道弯村小的院子里摆了六桌酒席。

山南东南部一带民间凡遇婚娶、新居落成、生朝满十、朋友聚会、祠堂庙会等，都要摆一场丰盛酒席，筵席上每桌一般九碗菜，“九大碗”便成为山南农村老百姓宴客的代称。

王永德根据清朝志书所载古方，创立了闻名乡里的王氏九大碗，共有“蒸头碗、烧白、蒸膀、腌盐豇豆鸡块、甜酸鱼、糯米饭、盐萝卜线鸭块、酥红苕块、酥肉汤”九道蒸菜。王氏九大碗以猪肉和小河鲜鱼为主料，以芋儿、莲藕等本地菜打底，形式古朴，味道鲜美，被乡人盛赞。

王家自认为耕读之家，甚少办筵席惊扰乡邻，上次操办九大碗是为了祝贺大女儿王晓考上北京的大学，这一次小儿子王桥考上山南大学，王永德表面谦虚，内心颇为自得，决定再请一次客。

在商量参宴人员时，杜宗芬罕见地与丈夫发生了争执。杜宗芬回想起在省城的那一幕就咬牙切齿道：“段燕当初是求着我们家，才能在大妹的